

# 原来汉字兴安阳

□张健全

也许因为黑夜,阳光更加明媚;也许因为地下埋藏着一个世界,地上的世界才更加灿烂辉煌。

不是吗?兵马俑出土以后,我们对千古一帝秦始皇有了更加立体的印象;因了甲骨文的出土,我们更加清楚了方块形汉字的前世今生。

蛇年春,我来到了甲骨文的故乡——安阳。这一天是2025年4月20日,是第十六个联合国中文日。

由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日韩合作秘书处予以支持的2025中国(安阳)国际汉字大会同日在安阳开幕。此次大会首次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被授权使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标识。

此次大会以“文字·文明·科技·未来”为主题,内容涵盖甲骨文研究阐释、汉字教学普及、汉字文旅文创、汉字国际传播及文字交流互鉴等。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名海内外嘉宾与会,共话汉字保护与传承,其规模和影响力达到了历史新高。

显然,汉字不仅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创造,也是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辉煌成果。

安阳是一座拥有3000多年历史的七朝古都。当不分国界、不论肤色、热爱汉字的朋友同聚安阳,共赴千年汉字之约时,发明与发现甲骨文的先贤们,可知你们在弘扬中华文化、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与互鉴方面搭建了一座何等宝贵的金色桥梁?

我的老家在西安北郊,与东郊临潼莲畔种地。小时候,我多次随父亲去临潼(已撤县设区)骊山脚下的华清池(唐华清宫)洗澡。

1974年3月,临潼县西杨村农民在打井时,意外挖出许多陶俑碎片,由此引发各考古部门联合出动,挖掘出土了秦始皇帝陵兵马俑。

因为近水楼台的缘故,在考古施工期

间,我骑车前去看热闹。自那之后,我常为兵马俑是我们老家的出土文物而自豪。

安阳人当然更有自豪的理由,因为他们更早地发现、发掘了殷墟文物,尤其是甲骨文。

相比兵马俑,殷墟早于1928年就开始发掘了。它是考古发掘时间最长、次数最多、面积最大的古代都城遗址。

作为殷商王朝后期都城遗址,殷墟的出土文物十分丰富,为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证资料。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殷商文明当属中华文明版图中的核心板块。

以商代而言,上可追溯到夏,下可延续至周。它在中华文明和国家形成过程中作用巨大。我们不难看到,殷商时期不仅是中国青铜时代文明的顶峰,更是上承千年文明融汇之趋势,下启3000多元文明延续之格局,对中国社会延绵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文明的内涵丰富,别的暂且不表,这里单说甲骨文。

甲骨文又称“契文”“甲骨卜辞”“殷墟文字”“龟甲兽骨文字”,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

1899年甲骨文被发现,商代前期的甲骨文遗存主要发现于郑州商城,商代后期以安阳殷墟为代表。

甲骨文是商代晚期最主要的文字,2022年考古发现甲骨文已经多达15万字,内容主要是商王室的占卜记录,也有许多邦国部族的族徽名称。

经专家考证,甲骨文约有4000个单字,反映了文字符号系统的基本构成。与《说文解字》确立的定型古汉字符号系统相比,甲骨文已具备汉字构形的各种类型,兼备传统“六书”中之“四体”,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表明殷商晚期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已基本确立了构形方式,构形系统趋于成熟。从字形构成、符号化程度、书写

形式和使用功能等方面可以看出,甲骨文是一种经历了较长时间发展、结构成熟、功能完备的文字符号体系,是可以确定的汉字进入成熟阶段的体系完整的文字样本。

2017年10月,甲骨文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我在参观殷墟王陵遗址时,了解到今天仍然使用的在甲骨文中可以找到的字或词——

“辖”字,其本意为大车轴头上穿着的小铁棍,可以管住轮子使其不会脱落。现在则多用于“管辖、直辖市”等。

“模样”一词源于古代(殷商)铸造器具,如青铜器的模具概念,其词源可追溯到“模”与“样”二字的本义及演变过程。现在,人们常常形容“很像”时,挂在嘴边的“一模一样”便出自于此。

成语“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出自《论语·颜渊》“夫子之谓君子也!驷不及舌”,以“驷马(四匹马拉的车)追不上舌头”比喻言语出口的不可逆性。殷商时期的战争是离不开马匹的,而四匹马拉的车是动力最足、速度最快的车。

在中国文字博物馆,我仔细观看了甲骨文的实物展品。尽管汉字的发展是以甲骨文为基础的,但那一个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绝大多数是观众无法辨认的。如果用人生的代际相传来比喻,似乎可以说今天的汉字之于甲骨文,犹如曾孙之于曾祖,尽管身体里全是祖宗的基因,却互不相识。

好在有一大批热衷于甲骨学的专家为我们搭建起古今相通的桥梁。中国近代有“甲骨四堂”——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字彦堂)。

文字学家唐兰曾评价:“自雪堂导夫前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由此可见,“甲骨四堂”对甲骨文的研究起到了无比重要的作用。

在“甲骨四堂”之后,还涌现出“甲骨四

少”——唐兰、容庚、柯昌济和商承祚。

唐兰(1901年生),曾受教于罗振玉和王国维,著有《甲骨文自然分类简编》和《殷墟文字记》等。容庚(1894年生),在罗振玉的推荐下进入北京大学任教,著有《甲骨文概况》。柯昌济(生卒年不详),年轻时就展现出在甲骨文研究上的天赋,深得王国维赞赏。商承祚(1902年生),19岁时拜罗振玉为师,两年后出版《殷墟文字类编》,并在中山大学任教,专讲甲骨文。

当然,上述8位专家只是中国甲骨文研究团队中的代表而已,更多参与其中且贡献卓著者不及细述。

我姓张,经导游帮助,在甲骨文展品中找到了“张”字的写法。只是古今对照之下,如果没有导游解说,我是不会认识殷商时期的“张”字的。但令我印象深刻的字是“田”字。它的笔画写法历经3000多年,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改变。我久居南方的田姓朋友在看到我拍摄的带有“田”字的甲骨文时,惊叹道:“为了这一片甲骨,我必须带着田家老小去一趟安阳!”

想到安阳看一看,恐怕不只这位田姓朋友。喜欢提笔写作的人,大多对文字会真心喜爱。他们大概也会像我一样,对安阳充满了向往之情。

在大会上,土耳其汉学家、北京土耳其文化中心主任阿尤布·撒勒塔史说:“要了解中国,就必须先了解中国文字。”

是啊!如今堪称汉学家的人,几乎遍布世界每一个国家。有了他们,中国走向世界,世界拥抱中国,才会更快更好,才会更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文题中“汉字兴安阳”之说实际上是欠妥的,似乎改为“汉字兴自安阳”更为恰当,可转而又一想,汉字兴自安阳没有错,但安阳由于有了这个名片,必然会因为而文字兴、文化兴,各行各业都会兴。

推而广之,这里说的文字是中华民族的文字,因此得到全面振兴的必然是中华民族。

(作者为北京市朝阳区作协副主席,原载于《人民周刊》2025年第13期)

## 井冈山

□朝君

翠竹洗过的黄洋界  
雾霭如烟

不见了炮声  
仍有招展的红旗  
西风清凉  
一个和藹的声音依然回荡

那样的峥嵘,那样的沧桑  
蓝天飘浮着正气  
山涧的泉水  
洗去了多少烈士的鲜血

谁来谈笑,是翠竹,是山林  
是满山的杜鹃花  
是夜空里燎原的星火

□韩天运

当铁栅割碎月光,  
你在黑暗中,  
挺直了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脊梁。  
哈尔滨的刑架结满冰霜,  
你咬碎的牙齿迸出火光。  
电流在血脉里撕咬,  
意志却刺穿血腥的墙。  
竹签打进指甲,  
血红与雪白燃成诗行。  
魔鬼掐死了春天的咽喉,  
白桦林化作杀敌的刀枪!  
遗书在襁褓里呼吸,  
墨迹在地火中生长:  
“宁儿啊,接过这火种——  
母亲用热血签名的信仰!”  
你那道贯穿胸膛的伤,  
化作东方启明的星光。  
你那毛衣的每一处破洞,  
奔涌着松花江汹涌的春浪。  
脚镣拖着镣铐歌唱,  
硝烟里升起希望的太阳。  
生命的车轮,  
定格在三十一岁。  
你倒下的身姿,  
融入三山五岳。  
你滚烫的热血,  
化作黄河长江。  
你光辉的名字,  
闪耀在共和国史册。  
你伟大的精神,  
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

## 大写的赵一曼

## 右手的心

□何志臣

当过兵的爷爷,老了  
看不清门前的树  
看不清走过的路  
连自己,也看不清楚  
却高高举起右手  
在一朵花的背面  
在一阵风的面  
或者,在一场雨的下面  
不停地问  
右手啊,你的心呢

最后,在一只鸽子的肖像旁  
爷爷凝视良久  
仿佛想起了什么  
于是,爷爷开始激动起来  
对着远方大声说  
这只右手,是中华民族  
80年前的那些灾难  
像巨大的闪电一样  
在这只右手的心里  
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从一滴水到一朵云  
从一片黄土到一个村庄  
从平津到华北  
从白山黑水到万里长城  
右手啊,用鲜血和哭泣见证了悲怆

这只右手的心,伤了  
惨啊——痛啊——苦啊——难啊  
它依偎在母亲的臂膀里  
依偎在人民的怀抱里  
依偎在中华民族五千年不屈不挠的精神里  
慢慢地舔舐着伤口  
慢慢地汲取着  
汲取着阳光、粮食、水和老乡送来  
以及一支步枪

爷爷用了整整八年的时光啊  
慢慢地站立起来  
站成了一尊钢铁一般的雕塑  
他用力地举起右手  
将和平高举在胸前  
举在那面火红火红的旗帜前  
以此表达一个中国军人的心愿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让所有曾举起右手向人民宣誓的人  
永远留下一颗赤胆忠心

## 致敬北兵营

□墨江涛

从猛虎师淬炼而出的勇士,  
如出山猛虎。  
北兵营的营房,  
似一座情感的熔炉,  
凝聚着老兵们炽热而深沉的眷恋。

岁月流转,猛虎或许会添几分沧桑,  
但营房,在记忆的深邃幽潭里,  
始终鲜活如昨。  
它似一位沉睡的战友,  
在心底的角落打着瞌睡,  
只需一声轻轻的呼唤,  
便会瞬间苏醒,  
以机警干练的姿态,  
展露出敏捷机灵的身手。

高高耸起的图书屋,  
宛如一座知识的哨塔,  
傲立在营房的西北角。  
它迎着朝霞,身披灿烂光辉,  
沐着夕阳,尽染余晖辉煌,  
挽着月亮的清辉,吻着星光的璀璨,  
静静储藏战士们们的精神食粮。

西墙外的飞机场,  
是热血与汗水交织的练兵场。  
士兵们在草地上奋力匍匐,  
每一次前进,都向着胜利靠近;  
对着营房,身姿挺拔地站军姿,  
钢铁般的意志在坚毅中铸就;  
朝着飞机,齐声喊出洪亮的口令,  
那声音,似雷霆万钧,响彻云霄。  
面向军旗,士兵们尽情挥洒青春和梦想,  
让热血在这片土地上沸腾。

营房不会老,  
因为它承载着无数的回忆与荣耀;  
猛虎精神不会老,  
那是刻在骨子里的英勇与担当。  
军旗,在士兵们的脑海里猎猎飘扬,  
军号,在士兵们的耳畔激昂吹响。  
军姿矫健,踏出军人的豪迈;  
军歌嘹亮,唱响军人的信仰。

老兵,是军人荣耀的传承者,  
老兵,是战场无畏的冲锋者。  
在老兵的世界里,  
处处都是冲锋的战场,  
每一刻,都在为荣誉而战,为使命而歌。

## 猫耳洞里的二十岁生日

□胡光镜

40年前的阳光穿透弥漫的炮火硝烟,轻轻落在我20岁生日那天。那一天,我在老山前线的猫耳洞里度过,成为生命中最刻骨铭心的印记。每当记忆的闸门打开,那幅战地画卷便会伴着风声,在眼前徐徐铺展。

那时,我所在的边防十五团肩负着配合友军的重任。作为连里“前观”的侦察兵兼计算兵,我随着“前观”登上扣林山1682.3高地西北侧的51号阵地,这里距越军阵地不过几百米,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

在这处高地,坑道贯通左右,堑壕环山闭合,射击堡垒藏在山石后。原本驻守的步兵班挤在坑道里,为了给我们7人的“前观”建个窝,团前指让他们和支前民工一起,在山头的反斜面上挖了一个能容5人的猫耳洞。连长和排长挤在步兵班的坑道里,我与朱班长、有线兵、无线兵、炊事员5人便在这临时家园里安身。

生日那天的阳光格外暖。朱班长替我值了半天班,连长和排长让炊事员给我煮了一碗鸡蛋长寿面。面条在搪瓷碗

里冒着热气,金黄的鸡蛋卧在上面,热气模糊了视线,却暖透了心口。这碗面里没有山珍海味,只有战友间沉甸甸的情谊,在硝烟里格外清亮。

我躺在铺着杂草的“床”上,闭上眼,家乡的风就吹了过来:未婚妻的笑靥在花树下晃动,那些说不完的悄悄话还在耳畔;妈妈的身影近了,她在生日清晨把煮好的鸡蛋塞到我手里,蛋壳上带着她掌心的余温,那暖意像溪水,悄悄淌过心田。

正沉浸间,一阵哗啦哗啦的水声传来,是炊事员在用树棍把防雨布上的积水顶进空酸菜坛里。我们的猫耳洞用圆木和厚土加固,能防小口径炮弹,却躲不过太阳的“捉弄”——下雨时雨水渗进土层,太阳一晒就变成“天雨”,滴滴答答往被子、褥子上落。大家想出了一个妙招,用树棍支起防雨布当“天花板”,水滴在布上积成小坑,就往坛子里引。

往日里以为为常的声响,那天听来却格外分明:水滴落在布上发出滴答滴答声,落到小坑里发出叮咚叮咚声,落到坛子里又发出哗啦哗啦声。三种声音叠在一起,在狭小的猫耳洞里轻轻回荡,突

然就撞开了我的心弦。我忍不住念出声来:

“叮咚!叮咚!  
滴答!滴答!  
哗啦!哗啦!  
这并非溪流的激荡,  
也不是山泉的飘洒!  
而是老山前线战士的家哟,  
一组旋律多优雅!  
谁不向往高楼大厦?  
谁不想有一个幸福的家?  
而此刻我们的边防战士哟,  
只想着亲爱的妈妈!”

声音落定,外面隐约传来炮火的轰鸣声,与洞里的“交响曲”融在一起。这20岁的生日,没有蛋糕和烛光,却有最特别的旋律;没有亲人在旁,却有生死与共的兄弟。

40年光阴流转,硝烟早已散尽,但那猫耳洞里的“交响曲”始终在记忆里回响。叮咚是思念,滴答是牵挂,哗啦是战友的默哀。那一天,炮火为我唱了生日歌,战友为我暖了岁月,而那组在猫耳洞里诞生的旋律成了我一生最珍贵的生日礼物,永远在生命里悠扬。

## 南海孤岛上的情书

□魏海亮

在浩瀚无垠的南海深处,有一座孤零零的岛屿,它像大海中的一叶扁舟,静静地承载着十几位海军官兵的青春与坚守。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海浪拍打着礁石的声音和夜空中闪烁的繁星。在这单调的世界里,书信成了官兵连接外界温暖与情感的桥梁,每一封书信的传递都是信息的共享,更是心灵的慰藉与交融。

每当邮船破浪而来,带来新的信件,战士们便如同归巢的飞鸟,围聚在一起。他们轮流朗读信件,在一字一句中感受着远方的牵挂与温暖,让那些跨越山海的情感在这南海孤岛上缓缓流淌。一天,年轻战士李明收到了一封特别

的信。信封上,女友那熟悉的字迹宛如跳动的音符,撩拨着他的心弦。打开信封,信纸上密密麻麻贴满了精心准备的吻痕贴纸,足足有100多个,宛如盛开的娇艳花朵,散发着甜蜜的气息。旁边,是一首女友亲手书写的情诗,字里行间,爱意如潺潺溪流,缓缓流淌:“在这无垠的蓝天下,我愿化作一缕清风,穿越千山万水,只为轻轻拂过你的脸庞……”李明紧紧地将信贴在胸口,仿佛能透过信纸感受到女友的温柔与深情。他犹豫了,这封满载着爱意的信宛如他心中最珍贵的宝物,他实在舍不得与大家分享。

战友们的敏锐地察觉到了李明的异样,嬉笑着围拢过来,眼中闪烁着好奇的光芒,闹着要一睹这封神秘信件的风采。李明红着脸,几番推脱,试图守护这份属于他的甜蜜。然而,战友们的热情如潮水般难以阻挡,在大家半开玩笑的“胁迫”下,李明的手微微颤抖着,缓缓打开了信封。

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了,四周安静得只能听见信纸展开时那细微的沙沙声。随着信件的展开,那100多个吻痕贴纸仿佛瞬间化作了一朵朵绚烂绽放的花朵,绽放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而那首情诗如同一支深情的箭,直直地射中了每个人的心弦。战友们的脸上泛起了温暖的笑意,那是被这份纯粹而炽热的爱情所感染的幸福笑容。在一瞬间,这座孤独的小岛仿佛被注入了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这份独特而深情的书信,不仅温暖了每一个战士的心灵,更让他们坚定了守护这片海域、捍卫国家安宁的信念。

